

戲



第十四冊

上海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再版

戲

考 (第四集)

■(全十冊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濟南 哈爾濱 杭州
長沙 南昌 雲南 廈門
徐州 廣州 新加坡
汕頭 天津 瀋陽 梧州
北平 漢口 重慶 開封

大東書局

戲考第四十冊目次

頭本閻瑞生

戲

奇雙會 (又名) 後本販馬記

饅頭菴

倒廳門

萬花船 (一名) 金釵記 (又名) 女狀元

金光陣

鄭恩做親 (又名) 風雲會

考

目

次

戲考第四十冊

大錯述攷

鈍根編次

志豪正曲

遂初校訂

●頭本閻瑞生（代驚夢）

閻瑞生謀財害命。兜風勒索王蓮英。爲民國九年間。上海之實事。當以狎客謀劫妓女。戕及可憐蟲。尤爲有傷風化。所以租界及華界官廳。格外注意。嚴重辦理。旋經於徐州車站拿獲。遞解至滬。由公共公廨豫審口供。引渡至華界審判廳。轉解護軍使署。羈禁軍獄。以軍法從事。審明執行槍斃。爲蓮英雪冤。各界聞知。人心爲之一快。滬上各舞台。當即編成時事新劇。逐日奏演。以昭炯戒。此頭本閻瑞生。所演悉是實事。最爲精華。從蓮英初入妓院起。至謀斃蓮英於北新涇。蓮英驚夢爲止。劇中大概。稱蓮英父王長發。杭州人。因嗜烟失業。在家坐食。貧苦萬分。有阿寶姐者。素與蓮英母王董氏相熟。在上海開設妓院。某年赴杭州進香。順便往蓮英

頭本閻瑞生

頭本閻瑞生

二

家。見其困苦。遂極意憐惠。將蓮英帶至上海爲妓。第一幕中。卽演此段事實者。所以著阿寶姐爲誘引蓮英入火坑之罪魁禍首也。自第三幕蓮英入院。全家遷滬以後。直至第九幕。皆演蓮英在院。出局侑觴之事。一時芳名甚噪。新世界花選。選蓮英爲花國總理。其同院有小林黛玉。同伴姊妹有題紅館老四等。當時所常往還之狎客。爲楊石貴朱老五現世報等。閻瑞生亦熟。爲朱老五之友。蓮英與楊最屬意。欲以身許楊。一日。引楊至家中。適其父母皆有病。楊爲親往請醫診治。人極誠懇。蓮英見父母病沉重。遂割股以進。父母病均得痊。既而其母卽與楊說定身價。准以蓮英許石貴。時將端午。閻瑞生因游蕩失業。空頭揮霍。虧欠債款。頗甚巨。向題紅館老四借得鑽戒。購買跑馬票又失敗。適遇吳春芳方日珊二人皆無賴流氓也。遂起意騙劫蓮英。至僻靜荒野地方。搶其所帶珠寶首飾。以圖了債。三人旣商定。閻卽向朱老五借用汽車。開至福裕里口。入內叫蓮英同去兜風。先叫小林黛玉。小林不去。蓮英初亦不去。因閻反臉強逼之。以爲有意丟他的面子云云。阿寶姐乃令蓮英從之去。旣上車。一路兜至北新涇

• 見前後無人。遂下車動手。蓮英哭求不得。竟被勒斃。將其頭面及手上鑽戒等物。盡行劫去。并將其尸拋在麥田之內。而去。後蓮英冤魂不散。卽還家顯魂。託夢于其妹玉英。此卽時下盛傳之蓮英驚夢一段也。此本以第九幕中。新世界開花選。聽唱大鼓詞。及十二幕蓮英割股。廿五幕下手謀刦。與末幕驚夢。爲唱做最有精神處。每逢開演。輒連演半年數月不輟。可想見其魔力也。

（開幕佈窮苦房間景）（中間擺一破床上放鴉片烟盤烟鎗烟燈全付）（上場門擺破椅二把茶几一把）（下場門擺破鍋灶）（清場拉幕）（彩旦扮王董氏小孩扮王玉英同上）（王董氏白）光陰隨來到。想想真倒灶。（坐介）（玉英蘇白）媽。（董氏白）阿囡坐下來。（玉英白）哦。（坐介）（董氏白）我王董氏。蘇州人。我家老頭子王長發。杭州人。所生兩個女兒。長女蓮英。每日學堂攻書。玉英年小。如今只弄得家裏貧困。老頭子一天到晚吃鴉片烟。越想越氣。又沒有生意。今日叫他出來。問問他。阿囡。去叫你爹爹來。（玉英白）是哉。爹爹。（長發內白）嚟。（英白）媽叫你。（長發老生扮上杭州白）來哉。什的事情。（

頭本閻瑞生

四

玉英白）媽叫你你去。（長發白）哦。老太婆什的事情。叫我來。（董氏白）什麼事。你一天到晚。不是吃鴉片烟。就是睡。你也轉轉念頭。拿幾個錢來開火倉。（長發白）叫我想一個念頭。我就會吃鴉片烟。我是沒有念頭。（董氏白）我來問問你。你天天可要吃飯。（長發白）要的。（董氏白）房錢來了。可要給人家。（長發白）要的。（董氏白）你的鴉片烟吃不吃。（長發白）那是第一要緊的東西。不吃不能過門。（董氏白）要吃。你拿錢來我去買。（長發白）好呀好呀。鬧了半天。還要我想念頭。沒有錢。要命拿去。我還有兩口鴉片烟吃了他。（躺介吃介）（董氏白）我看你怎麼好呵。（旦扮大姐又旦扮阿寶姐搗兒同上）（寶姐白）阿金叫門去。（大姐白）曉得哉。開門呵。（董氏白）外頭好相有人叫門。讓我開開門。去看看。（開門介）（白）哦哦。我道是啥人。原來是阿寶姐來哉。叨道常遠不來哉。（寶姐白）阿姐好呵。（董氏白）請到裏廂坐。（進介）（董氏白）阿囡。叫阿姨。（玉英白）阿姨呀。（寶姐白）咳。（看介）哦。老伯伯吃烟。（長發白）阿寶來了。好的。坐下來坐下來。（同坐）（董氏白）阿寶到這裏來。阿有煞事介。（寶姐白）我一來到杭州來燒香。二來望望阿姐。

（董氏白）謝謝你。（寶姐白）阿姐。現下伯伯可有事介。（董氏白）一點點事都沒有。現在弄得困難無法。（寶姐白）阿姐。我來半日。沒有看見蓮英。那裏去了。（董氏白）學堂裏念書去了。（寶姐白）哦念書去了。阿姐可想法子。這房錢月月要用的。這飯也要吃的。老伯伯吃烟就不用買嗎。（董氏白）阿寶姐。可有什麼事找尋找尋。（寶姐白）我有是倒有的。我說出來。就怕阿姐不肯。（董氏白）不知阿寶姐有什麼話。自管說出來。我與你俱是自己姊妹。何妨呢。（寶姐白）我說的對。你不要笑。我說的不對。也不要惱。我看現在市面上。樣樣都貴。想蓮英也長大了。還念書作什麼。一個人總要動動身子。抬抬腿。才有錢進門吃飯。叫蓮英跟我到上海去。我與他做點好衣服。作作生意。也不叫他吃苦。不過陪陪客。吃吃酒。並無以外之事。我保無礙。他的運氣來了。遇見好客人。看得好。就嫁與他。你想想這話對不對。可不知蓮英答應不答應。你思忖思忖。（董氏白）好。阿寶姐。我到肯的。等他回來。好好的跟他說。（花旦扮蓮英上白）我名叫蓮英。每日念書文。家無隔宿米。怎能度光陰。（進門介）媽。（董氏白）阿囡回來了。阿姨來了。（蓮英白）哦。阿姨呀。你好呵。常遠沒有來。

了。(寶姐白)今天來看看你。(蓮英白)請坐呀。(董氏白)坐下來。坐下來說話。(坐介)(蓮英白)阿姨今天來。有什麼事情。(寶姐白)沒有別的事。一來燒香。二來順便看看你們。(蓮英白)謝謝阿姨。(寶姐白)不要客氣。自家人。今天阿姨有兩聲話。要與你商議商議。不知好說不好說。(蓮英白)阿姨有話請說。何言不好說。(寶姐白)不是。我看現在世面上。樣樣貴。你看你爹爹又沒生意。也沒錢。困難之極。我看你年紀輕輕。不必念書。你跟阿姨到上海去做生意。不知你肯不肯。(蓮英白)阿姨呀。想我爹爹媽。也沒有銅鈿。哪哼好去開店做生意呀。(寶姐白)啊。不是開店做生意。你呆來。哪。我告訴你。比方這樣說。你跟我。有人來叫你麼。你就跟他去坐一坐。陪陪客。吃吃酒。唱兩聲。沒有別的以外事。做做清官人。銅鈿就會來到了你身邊。又穿好衣裳。你要看中那一位。你就嫁把他。好不好。(蓮英白)哦。弄了半半日日。叫我去當野雞做生意。(寶姐白)不是當野雞。堂子裏呀。(蓮英白)阿姨。你說格哈格。我拏你當我阿姨看待。你不要不懂面子。我蓮英也是好人家出身。你不要錯想子念頭。啊。要難聽。(氣介)(搬橙子坐介)(寶姐白)啊。到說我不懂面

子。你不肯答應麼。啊弗要緊格呀。到要說我錯想子念頭。好呵。算我不好。搬橙子氣坐介。啊要氣煞我。（董氏白）阿囡呀。你哪亨哉。阿姨也是看你爹爹媽困難。你爹爹也沒有生意。你看看吃啥。啊要餓煞。你既然不肯去。我也不管。我走我。去做娘姨。顧我自家。越想越難過。呀呀呀。（哭介）（蓮英介白）咳。（哭介白）媽不要難過。女兒去哉。（董氏白）你肯去哉。（蓮英白）肯去哉。（董氏白）阿囡。你要早說肯去。也免得媽傷心一泡。你看看阿姨氣得不得了哉。（蓮英白）哪哼弄呢。（董氏白）勿要緊。你去笑一笑。倍一個不是好哉。快點去說兩聲好話。拍拍馬屁。（蓮英白）阿姨。（寶姐氣介白）喔啲氣煞我哉。（蓮英白）阿姨是我勿好。不該叫阿姨生氣。我嘴裏說不去。我心裏相情愿去。交關歡喜去。阿姨不要動氣。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勿好。（叫介）阿姨。（寶姐不彩介）（蓮英叫介）阿姨。（對看介）（寶姐笑介）（白）喔啲阿囡呀。阿姨是假的動氣。啊肯去呢。（蓮英白）肯去哉。（寶姐白）坐汽車。吃大菜。穿好衣裳。（蓮英白）媽我到肯去。不曉得我家爹爹肯勿肯。（董氏白）你肯我肯。怕他不肯。（凶介）（寶姐白）你去問問看。（蓮英白）我去問問看。（寶

姐白)好。(蓮英白)爹爹。(長發起床介白)咳。阿因走來哉。好的。(蓮英白)爹爹。女兒有點事體。搭爹爹麼商議商議。勿曉得爹爹肯不肯。(長發白)甚的事兒與我商議。(蓮英白)我告訴爹爹聽。現在世面上樣樣貴。看看沒有銅鈔困難。想爹爹吸煙沒有生意。屋裏相大大小小四口人。吃。要吃。穿麼要穿。爹爹麼鴉片烟也要吃。媽同阿姨。搭我女兒商議。要想吃飯格法子。我同阿姨。到上海堂子裏去做生意。不知爹爹啊肯叫我去。(長發罵杭州口白)我禽死你格娘。黃瓜兒的。你這個老太婆。別的事情。好叫女兒去做。這格事情。也好去的。不成功的。(董氏白)奶勿要罵我。不去麼也勿要緊。我還要問問奶。(長發白)你這個老太婆。還有煞格話兒問我。(董氏白)到子月頭房鈔啊要。(長發白)要的。(董氏白)屋裏相四口人吃飯。米鈔要呵。(長發白)要的。(董氏白)奶一日到夜。鴉片烟啊要吃。(長發呆想介白)要的。要的。要的。一定要的。(董氏白)一定要吃。掣來。(長發白)要甚的。(董氏白)銅鈔呀。(寶姐白)快點答應呀。(長發白)好的好的。(董氏白)臘燭。啊是肯哉。阿寶姐今早住格搭。我做點好格小菜吃。明早一同到上海去。(同下)(閉幕)(拉開佈景

外書房四把椅子二面茶几）（生扮楊起發旦扮楊沈氏一娘姨一僕人同上）（起發白）兒子不成才。（沈氏白）終日掛心懷。（同坐介）（起發氣介）咳。（沈氏白）老爺。你爲什麼這樣的生氣呀。（起發白）我氣什麼。我氣你與我養的好兒子。每日什麼都不做。在外吃喝嫖賭。不幹正業。沒事就到店裏拏錢。在外亂七八糟。怎麼不叫我氣。這不是活活的氣死我也。（沈氏白）你也不要怪我。把他叫出來。你訓教他呀。（起發白）好。他若不聽不改。我就把他推出大門。他沒有我這個老子。我也沒有他這一個兒子。阿福。去叫大少爺出來。（僕人白）曉得哉。大少爺。大少爺。大少爺。（起發白）你嚷什麼。（僕人白）我叫大少爺。他不出來。故此我嚷。（起發白）他一定又到外面瞎鬧去了。阿福到外面去找。氣死我呀。氣死我呀。這還了得。（僕人白）我去找去。（生扮楊石貴上白）爹。（起發氣白）你回來了。你還想回來呀。（石貴白）媽。（沈氏白）好。好好坐下。（起發白）你一天到晚。在外瞎胡鬧。店裏也不去照管。我這麼年紀。這算怎麼回事呢。（石貴白）呸老人家。不必這樣說。我天天在店裏守着。誰說不在店內呢。（沈氏白）老頭子你再叫他去。他若再胡鬧。你再責他。你不必生氣。

(起發白)你又來心疼他。通通是你們婦人壞事。我不管他。你把他管好。我看你的。(介下)(沈氏白)兒子。千萬不要這麼瞎鬧。快到店裏去罷。(下)(石貴白)曉得哉。(笑介)我還是去到店裏。拏幾化銅鈔白相去。(下)(幕外)(大姐引寶姐白)阿金呀。蓮英還不來。去看看。(大姐白)曉得哉。我去看看。(董氏引玉英蓮英同上)(董氏白)火車上擠得來。人是真多。哦喲。上海好白相呵。又是氣車。又是馬車。外國房子。電燈阿要亮呵。(進門介)(大姐白)通通來哉。(董氏白)阿寶姐。(寶姐白)來哉。請坐。(同坐介)(寶姐白)阿因。阿是上海好白相來。(蓮英白)好白相來。(董氏白)到上海來。阿寶姐多多照應。(寶姐白)沒有吃飯呀。後頭先去吃飯。有什麼話。吃完了飯再說。(董氏白)蠻好。(同下)(留大姐寶姐白)阿金。去叫阿土來。(大姐白)哦。阿土呵。(丑扮王八阿土內白)來哉。(上進門介白)阿寶姐。(寶姐白)阿金。你去後面陪他們吃飯去。(大姐白)是哉。(下)(阿土白)什麼事叫我來。(寶姐白)烏師先生。這幾日可曾來。(阿土白)再也不要說起。你到杭州去了。這位烏師。教小阿媛一段硃砂痣曲子。他今天來。明天不來。一月的錢

他掣去了。這一段曲子。也沒學會。(寶姐白)今早定規要叫來。讓我來聽聽。
(鳥師上進門介)(寶姐白)先生來哉。阿土。搬一把靠背。(阿土白)哦來哉。
。(介)(鳥師坐介取胡琴介)(寶姐白)阿土去叫小阿媛來。(阿土白)哦曉
得哉。小阿媛。(花旦扮阿囡上介)(坐介)(鳥師白)硃砂痣那一段借燈光。會
了沒有呵。(阿媛白)唱唱看。(鳥師定調門介)(拉胡琴二簧慢板介)(阿媛
唱硃砂痣)借燈光。暗地裏。觀看姣娘。(過門介)我看他。與前妻。一樣風光
。(轉元板介)(過門到阿媛不唱)(忘詞句介)(鳥師白)哎呀。(過門介)
哎呀。怎麼。呵忘了。(師提介)問娘行。因何故。淚流面上。(又過門介)(
阿媛又不唱)(鳥師白)怎麼。唱不出來呀。好了。我也不教了。(出門介)(
阿土白)先生先生。回來。(鳥師白)你叫我回來作什麼。你們這幾個錢。還不
夠我一雙鞋錢。另請別人。(下)(阿土白)天老麻子。(進門白)阿寶姐。先生
去哉。不肯教哉。(寶姐白)這是你請來的好先生。(罵阿媛介)你格小鬼。怎
麼呀。去房裏去罷。(阿媛下)(寶姐白)再去請個來。(下)(阿土白)曉得
哉。(下)(幕外)(衆嫖客引丑扮現世報上白)呵列位。想上海來了一個妓女

他叫什麼蓮心。(衆白)不對不對。他叫蓮英。(世報白)蓮心好吃的。蓮英不好吃的。(衆白)還是蓮英。(世報白)不錯不錯。他叫蓮英。生得又好看。我們去吃吃酒。開開心。你們如何。(衆白)我們大家是要去的。昨天有個約會。今天是等他來。我們一同前去。好不好。(世報白)你們的約會。是那一個。他叫什麼名字。我可認得他呢。(衆白)你認得他。他叫楊石貴。(世報白)我認得他。我二人最要好的。等他來。我們一同去。他與蓮英很好。常常見面。我們等他一等。(石貴上介)(衆白)他來了。(世報白)呵楊兄。(石貴白)呵現世兄。你們敢是等我。(衆同白)正是等你。我們正在這裏提起老兄呵。(石貴白)今天通通是我一個人的。(衆白)我們也不用客氣。(石貴白)請呀請呀。(同下)(拉開佈堂子房間)(一張元台)(上大姐引寶姐)(寶白)阿金。他們還不來。叫阿土來。(大姐白)阿土呀。(阿土內白)來哉。(上白)作僮叫我。(寶姐白)怎麼他們還不來。(阿土白)不要忙。來快哉。(內衆白)來哉。(相幫上介)(白)諸位老爺來哉。(衆嫖客現世報楊石貴同上)(寶姐白)哦。楊大少來哉。阿土。叫俚篤出來見客。(阿土白)見客呀。(大姐老四

引花旦扮題紅館上）（大姐阿水姐引花旦扮小林黛玉上）（衆妓女小阿媛又大姐引蓮英上）（白）楊大少坐下來。（石貴白）請坐請坐。（世報看蓮英介）（跌倒在地介白）啊呀。（衆白）摻起來。怎麼樣了。（世報起介白）我一看長得好。我就暈迷了。這樣一陣。不知道怎麼。就會躺在地下。（衆笑介）（白）吃酒吃酒。（衆白）請呀。（楊石貴白）小林黛玉唱一段什麼好曲子。（黛玉白）我不會唱呀。（衆白）隨便唱一段。（黛玉唱等情郎五更想思曲）一更里個想思末。等郎子個來。呆呆思想手託腮。手拿鑰匙來。門戶處處開。雙根頭格燈草獨剩子個灰。今朝勿來勿應該。叫奴到底啥人陪。二更里個想思末。悶昏子個昏。害奴等到半夜深。奴也不想信。奴也不分明。既然勿答奴常常來往末。爲啥楊累奴個身。害得奴交進驛馬星。三更里個想思末。呆矜子個懂。賽過撞子大木鐘。心裏氣鬆鬆。眼淚落胸中。條個人行了格種良心末。天也不肯來相容。奴個天呀。怨命窮。四更裏個想思末。氣極子個了。滿身好比火來燒。心裏勃勃跳。地下小雞叫。一千子思量好不又心焦。翻來覆去天將曉。叫奴那哼到明朝。五更裏個想思末。難下子個床。沒郎姐兒淚汪汪。乾焦面皮黃。日逐等新郎。等殺我新郎渺

渺又茫茫。飯勿想吃茶懶嘗。不如早早見閻王。（世報白）勿好死格。閻王勿好見格。（衆笑介）（白）唱得好。呵。還有啥人會唱。（石貴白）蓮英。唱一個曲子大家聽聽。（蓮英白）我勿會唱格。（石貴白）勿要客氣。隨便唱一段。（蓮英白）格末我來唱一段跳槽。（石貴白）好格。（衆拍掌介白）好格好格。（蓮英唱介）目今呀時世大呀大不同。有了西呀忘下了東。郎呀情理却難容。嚶嚶啲。郎呀情理却不容。好姐呀好妹吃了什麼兒的醋。好兄好弟搶了誰的風。郎呀大量要寬宏。嚶嚶啲。郎呀大量要寬宏。人無呀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撞又虛空。嚶嚶啲。郎呀鐘撞又虛空。自從呀一別到呀到今朝。今日裏相逢改變了。郎呀另有了貴相好。（衆人拍掌介白）好呵。（上一楊家用人阿福白）格搭呵有楊大少。（相幫白）我搭奶問問看。阿寶姐。裏向洛里一位是楊大少。有人尋呵。（寶姐白）有格。呵奶楊大少。有人尋你。（石貴白）啥人尋我。看看。（阿福白）大少爺。（石貴白）奶來啥事體。（阿福白）老太爺叫我來尋奶。（石貴白）老太爺曉得我拉格搭。（阿福白）老太爺叫我尋奶。我想定規拉里格搭。（石貴白）走去勿好說我拉里。你先去。（阿福白）曉得。（下）